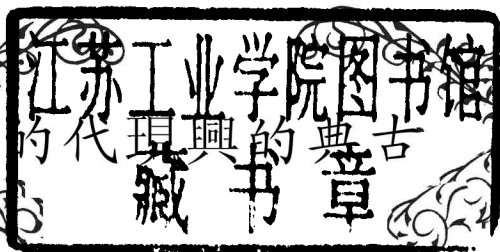


孫慶餘著

古典的 與現代的



④ 書 叢 益 精



著 餘 慶 孫

古典的與現代的

精益叢書④

著者 孫 慶 餘
發行者 周 燕 謀
出版者 求精出版社
臺北市南昌路一段 116-3 號
總經理 精益書局
臺北市南昌路一段 116-3 號
電話：391-9241
郵撥：106170

印刷所：鴻記華聯印刷有限公司
臺北市汀州路 128 巷 14 弄 6 號
電話：3313755 • 3616755

定價 新臺幣 元
初版 中華民國 66 年 9 月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 1863 號
(本書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調換)

版權所有 • 翻印必究

CLASSICAL & MODERN

by

C. Y. Sun

Copyright 1977

by Chiuching Publishing Co. Ltd.
116-3, Nan-chang Road. Section 1
Taipei, Taiwan, Republic of China

門市部：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 63 號地下樓

目
錄

3 □ 序

7 □ 附錄：詩的現代與古典

13 □ 「寒江獨釣集」識

——
寒江獨釣集
——

15 □ 五一——五二年篇

19 □ 五三年篇

31 □ 五四年篇

45 □ 五五年篇

49 □ 五六年篇

63 □ 五七年篇

159	147	133	123		111	103
□ 跋：詩歌時期的結束	□ 少年篇	□ 人生篇	□ 情詩篇	情之所鍾集	□ 雜詩篇	□ 五八年篇

序

「古典的與現代的」是一個合稱。前者指舊詩，後者指新詩。前者我把它取名「寒江獨釣集」，後者取名「情之所鍾集」。

對於舊詩，我有一股由衷的熱愛，也常感慨「古調雖自愛，今人多不彈」。對於新詩，我的熱愛較低，但卻覺得它比舊詩更適於表達情感，因為它的文字較接近真實。

因此偶爾我也寫寫新詩。但距離成為一個新詩人的程度，似乎還太遠了。

我基本上並不承認自己是詩人；如果是，也早已不是一般意義上所謂的詩人。許多朋友甚至懷疑我會寫詩。但

我的確寫過詩；而且又寫詩，又寫小說，又寫論文。在我浪漫熱情已漸枯竭的現在，回顧既往，實在是既珍惜又迷惘的。

我對舊詩下過相當工夫，這點我深深引以為豪。我相信，如果我今日在文字表達上還有一點可取，那得歸功於我在早年對國學所紮的根基。我不相信一個人沒有中國古學的素養，僅憑現代白話文，而能躋入文壇上流的。我也相信，一個新詩人，在某些層次上，也該是一個舊詩人，否則他便無法把握中國文字的聲色之美、古樸之力、柔麗之風。

白話文在思想表達上固然有許多古文無法相及之處，但古文，尤其是舊詩文字，却能省却許多西式白話的迂迴轉折，使西方語詞融為中國語詞，順利完成古今文字的

過渡交接。

我已久不為詩，覺得詩無法解決更大、更迫切的人類和世界問題，無法教化更多人。但我同樣承認詩的價值，承認詩意是一切高貴情操的基始。作為美化人生的工具，詩歌具有無可僭越的卓越地位。

我常認為少年人和老年人最愛詩。少年人還停在非理性階段，需要倫理的、美學的慰藉，老年人則已超脫理性階段，需要曠達的、空靈的慰藉。詩正好能同時滿足這二者。因此，我把這本詩集獻給老年人和少年人。

最後，我要謝謝夏港生兄的「愚勇可鼓」，他在一片搶出暢銷書聲中，毅然推出我的詩集——一個幾乎和他同樣年輕的作者在默默無聞中寫出的無名詩集。這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工作，我除了佩服他的精神外，也為那些

滿口「中國文化」、「社會」、「薪火」，却目光如豆、品流卑下的出版家惋惜。

一九七四年二月結集

一九七六年九月整理

一九七七年七月序

〔附錄〕 詩的現代與古典

詩有沒有現代與古典之分？從形式上說有，從精神上說沒有。

如果「古典」和「現代」這二者只是指某種形式，那麼，古往今來，形式常變，每一時代有每一時代的寫作技巧，每一時代有每一時代的特殊風格，「現代」和「古典」之間誠難調和。

然而，由於寫作技巧和特殊風格並不是孤立的，也就是說，時代的劃分並不是如此明顯的；同時，決定作品好壞久暫的還有其他因素。因此，某些較具長久性的東西，我們又稱它是「古典的」，某些較具新穎的東西，我們又稱它是「現代的」。在這個意義下，「古典」

和「現代」並不對立；只要經得住時間的考驗，「現代的」儘可以成爲「古典的」，而「古典」的也恒是「現代的」。兩者之間互爲關聯。

這種使「古典」和「現代」之間造成關聯的，正是我們所謂的「精神」，也就是一個作家在表現、直觀、認識，甚至道德能力上的不同尋常。所有偉大的作品都具備這「精神」。

當然，形式上的對立仍是無法完全解消的，再好的作品也有它的時間性和客觀限制，許多偉大作品都已成了絕響便是證明。然而，這並無損於作品的偉大——只要它是真正的偉大。決定作品「古典」與否的並非時間，而是精神。好的作品永遠值得流傳；即使客觀條件改變了，它的精神也已流入人們心中。在它的質地中，有

一種超乎時間、可以和人的永久價值及人類的基本屬性相聯的東西；它說出一切人的話語，並爲一切人說話。它之爲人喜愛，正因爲它和他們如此相像，並使他們獲益匪淺。

一部好的作品決不會只說出少數人的話；它可以是深奧的，但它絕不會是不可解或單靠自由聯想的。好的作品而不容易使人接受的也有，但那決非由於文字，而是由於思想。「有意義的形式」乃是一切作品的先決條件；「只有當實在的意義透過形式被人感觸到時，形式才有了意義。」一旦作家放棄「實在的意義」，一味追求自由聯想，並且切斷他和讀者之間的基本連繫——文字——時，我們對他的「形式」已經無從了解了，我們甚至無法想像它能爲別人帶來什麼了。

也許，有人會說，藝術是自由的，無論是爲發洩而寫，或爲興趣而寫，作家有他的權利。然而，除非一個作家根本不想被瞭解，否則他便不該忽略一些事實。我們所談的並非權利或自由的問題，而是藝術的實質問題。藝術是爲什麼？那些力圖創造美的文字、美的雰圍，甚至誇張某種感觸的人又爲什麼？假如藝術不是爲使別人瞭解，那麼他的經營造作又有何益？「藝術自由」一詞並不足涵括一切行爲、一切動機。至少在當代詩人中，我就發覺不少像龐德一樣立意「要在今天的世界中追殲罪惡，並從歷史的沉船中拯救任何殊存的美好事物」的人；爲了達到目的，他們甚至不惜運用任何手段，務求把自己烘托出來，並且呼朋引類，製造風潮。可是，他們的文字又爲什麼那樣晦澀、那樣難以卒睹呢？難道

他們竟想靠這種文字傳之千古嗎？或者他們只是爲了驚世駭俗？他們的手段和目的相反？他們有沒有想到他們正是眾多破壞歷史上「美好事物」的因素之一？

名譽本身如果沒有高尚的目標與之相符，那種名譽是不值得的。二十世紀的弊病正在於膚淺；印刷術和宣傳技巧使每一個「寫字匠」都能輕易躋身士林。這個強迫推銷的文化態度，結果是貶低了古典主義的精神，使藝術的尊嚴不受重視，原本尙待時間證明的作品也成了「當代」之「選」。

米開朗基羅說過：「修鍊藝術的，當是貴族，而非平民。」這句話的用意並不在諷刺平民，而在諷刺膚淺。藝術應該平民化，但藝術家應該貴族化，他該努力維持藝術中的古典精神，不使膚淺流入其間。天才是古典

精神的守護神，唯獨天才不可僭越。「天才類似每一個人，而沒有一個人類似天才。」一旦人們認清了這事實，藝術便可以重獲它的生機（假如藝術真如當代某些傑出思想家所說的正「處於危機時代」的話），而擾攘生民的塵霧也可以翕然而止了。

可是事情並非如此單純，寫作慾和成名慾都使人不可遏抑，而時代又像一艘大船，把人載着往前走。這世界天才畢竟太少了，人們只能從相似的面貌去找，於是許多人便不免迷失。和「古典」對立的正是「流行」，然而人們又何其不能抗拒「流行」的誘惑！

註：本文選自我的另一本著作「文學與社會良心」中。

「寒江獨釣集」識

本集選入詩詞歌行古風聯語偈句及賦等近兩百首，時間自五一年至五八年；除金門服役期間陸續寄回家中之作頗有遺失外，大抵尙稱完整。而結集中汰去之早年舊作又近百首。

本集不以作品類別排列，而以時間順序排列。愈至後期，愈見嚴密。五五至五八年間，予奉檄入伍，轉燭南北，位在編伍，日夕爲行役所苦，心神體力兩傷，但詩境亦大進。故此一時期之作品可視爲本集之代表，判別本集之得失亦應以此時爲準。

叶韻部份（古今不同之處），或在詩後標出，或捨

古韻不用而從今韻，取其方便而已。凡語意音韻模糊，易致誤會者，亦在詩後加註。

結集倉促，各詩緣起出處不及一一詳明。然予何人也，一介寒儒，因寄所託，偶留鴻爪，又何計乎東西！

六十六年七月